

楚墓

史杰鹏小说

CHU TOMB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楚墓

CHU TOMB

广东省出版集团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楚墓 / 史杰鹏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218-09381-9


I. ①楚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26327号

CHUMU

楚墓

史杰鹏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曾莹

策划编辑: 钱飞遥

责任编辑: 肖风华 钱飞遥

责任技编: 周杰 黎碧霞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.

印刷: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

书号: ISBN 978-7-218-09381-9

开本: 890毫米 × 1240毫米 1/32

印张: 8.25 字数: 170千

版次: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: (020) 83781421

八月的一天，正是盛夏，外面的苦楝树上蝉声如沸，高三毕业生方子郊正跟师傅在一户人家打棺材，汗流浹背，充满恐惧。从记事起，他就见婆婆屋里有副棺材，漆得乌黑，阴沉沉蹲在靠窗墙下。每次必须进那屋子，他都跑进跑出，不耽搁一秒钟。他不明白婆婆为何敢把棺材放在卧室，好像还蛮享受。暗暗为木材抱屈。有的木材命好，伐下来做了富贵人家的家具；有的却打成棺材，不晓得几可怜。现在他也要亲手打制这种可怕东西，一辈子躲不掉。乡下人奇怪，儿孙可以不给父母吃喝，却不敢不提供棺材。而老年人觉得，儿孙肯给副棺材，孝心就算尽到。人老了就该死，活着就是拖累儿孙，这道理颠扑不破。

突然就见妹妹大呼小叫地奔来，手里扬着一封牛皮纸的信，方子郊意识到了什么，浑身颤抖，手中的刨子掉下，差点砸到师傅的脚趾。师傅正要骂娘，妹妹已经叫出来：“子郊，你考上了，录取通知书。”方子郊抢过信封，信封上赫然四个鲜红大字：北方大学。他不说话，拉着妹妹往外狂奔。

村里人啧啧称叹，地主的孙子就是不一样，遗传好，聪明。前几十年那么打压，政策一松，人家又干鱼子划水了。

方子郊成了北方大学历史系的学生。像疯了似的，竟一口气念完博士，留校任教。恋爱方面也没落下，本科时就谈了个女朋友。她出身工人家庭，家境虽一般，和方子郊比，就算天上，毕竟人家是城市户口。第一次去女朋友家，感叹工人阶级就是命好。工厂建在城郊，家属区则在一条小河边。站在三楼的阳台上，可以看见河水汨汨流过，河边郁郁葱葱，树木繁茂。隔河相望，则是某机关干部疗养院。方子郊感慨万千：“我平生最向往的就是这种环境。”女朋友说：“真没出息，我爸妈只是工人。”方子郊说：“你小时候有没吃过一分钱一支的冰棍。”女朋友点头：“嗯，厂里自己生产的，其实不要钱，发冰棒票。”方子郊道：“我那时几乎就没吃过，极少时候，货郎会背个冰棒箱走到我们村庄，婆婆在世的时候，会摸出她腰间的塑料袋，颤抖着数出几分钱，给我买一根。”女朋友皱着眉头：“哦。”

准岳父母对方子郊没什么意见，长得不错，个子蛮高，不像很多农村考出来的，多是矮子。方子郊自嘲，估计是以前营养充足的地主爷爷传下的基因。人也挺老实，不像有花花肠子。学业优秀，还是最高学历。除了家在农村，基本没什么配不上他们女儿。当然，他们的女儿也不差，长得温润可爱，至少是中人以上姿色。他们有这个自信。

方子郊觉得上天待他不薄，谈了好几年，准备博士毕业就结婚。但没有房。和方子郊一同留校的叫李世江，也是同班同学。专业是音韵学。两人念博士时住一宿舍，当了老师也一样。博士期间，有时周末方子郊女朋友来，李世江就说：“我到亲戚家去

住。”后来才知，他在北方市早买了房子。留校后，直截了当对方子郊说：“哥们，宿舍让给你。我结婚了。”很快，他有了孩子。方子郊曾应邀去他新居，大开眼界，竟然是复式楼，一百五十多平。女朋友尤其震惊，回家路上默然无言，推开门一屁股躺在床上，突然说：“结婚了，也不过分给你一间这样的屋子，何必费这个事。”

方子郊奇怪，这是什么逻辑？不过他也有点傲气，她不想，他也就不催。这大概是对的。有天晚上，两人正蹲在地上择着空心菜，旁边是一堆堆的书，书架上已经没有它们的位置，只好堆地下。女朋友不小心被书堆绊了一下，突然将一把空心菜狠狠摔在地上，尖叫了一声：“去你妈的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打开橱子，赤裸着一身白肉，换了一身新装，在方子郊愕然注视下，走了，再没回来。

严格地说，回来了一次，拿走了她的衣物。她毫不忌讳地坦白，已经找了个富人。倒也没多有钱，只是个书商，却比一般人强多了。尤其是书商对她很温顺，那人没什么文化，突然泡到一个女研究生，殷勤得难以言说。原来男女都一样的，没钱的崇拜有钱的，没学问的又仰慕有学问的。中国虽然是个大老粗国家，暴发户非常多，但真正鄙视文化的大老粗，方子郊确实一个都没见过。

被甩后，方子郊一度沉入了迷茫之中，不仅为了爱情的绝灭，更多是对自己无能的耻辱。家破人未亡，真的还不如家破人亡，也就没有烦恼了。

有一天，一个叫吴作孚的人来找他。

二

“笙儿，你最近在忙些什么？眼睛怎么红成这样？”母亲站在门外，轻轻叩门。

“没什么，我很好，母亲，最近事情比较多，很忙。”

“蒙子左尹君恩准，好不容易得了半个月假期，总以为可以好好休息，将养将养，结果还是天天躲在屋内用功，娘真害怕你累坏身体。”

“母亲，难道你没发现我神采奕奕吗？”年轻的左尹府小吏伍笙打开门，他面容清瘦，但容光焕发。

半老的妇人仰起头，仔细看了看儿子的脸，有点奇怪：“脸色确实不错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的眼睛……好像很多天没睡觉，但脸色确实不错，真的很奇怪。”

青年小吏两个眼珠通红，眼波隐隐晃动，像夕阳映照在有波纹的水面。他说：“母亲，我发现了一项早已失传的技艺，这项技艺也许会让君王对我赏识，没准他……”他的脸上突然现出柔情，如果说刚才他神采奕奕的脸像初升的太阳，那么现在就像一弯金黄的明月，宁静淡然。

妇人忧虑道：“你还在想漪澜殿下？儿啊，咱们别做这样的

梦。君王的爱女，咱们怎么高攀得上？”

“我们的祖先不也是王族吗？”

“那是多少代的事啊。一棵大树，有很多斜出的枝桠，大枝桠上又斜生出小枝桠，斜生的小枝桠上，又生出许许多多更小的枝桠，咱们就是那很小很小的枝桠，一个孩子就可以将它拧断，而君王则是那笔直的树干，斧子都砍不倒。而且，正因为此，你就更不该做梦了，同姓是不能婚配的。”

青年的神色有些迷茫：“做梦，梦也可以成真的。”

他再次关上门，露出半个脸：“母亲，我现在想睡一会，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你叫醒我，我饿了，都有些什么菜？”

妇人说：“有你最喜欢吃的松子，还有鹿肉，是阿舒在泽中射来的，我再去摘点秋葵吧。”

青年道：“都很好，母亲，你去吧。”他关上了门。

躺在床上，他很快就睡着了，自记事以来，从来没有一次睡觉这样快，连漪澜公主都没放在心上。

三

吴作孚大约四十多岁年纪，脑壳铮亮，一根毛也没有，很符合电影里黑社会老大的形象。但他很有礼貌，坐在学校门口的咖啡屋里，对方子郊说：“拜访您，是想请您帮忙认一些古董上的字。”

他很健谈，让人如坐春风，很真诚地披露自己：“我原先叫吴祚福，后来生意失败了几次，就找大师算了一卦，说名字不好，就改了。现在的名字，笔划加起来是最吉利。”他有个口头禅，两三句中一定会插一句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吧”，或者“你懂我的意思吧”。方子郊忍不住问：“您是不是当过处长？”

吴作孚愣了一下：“您怎么看出来的？”

方子郊说：“因为我有同学也是处长，他就喜欢这么说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？”

吴作孚说：“我懂。”他笑了笑，“您很注意观察生活，适合当作家。”方子郊纠正他：“其实我更适合做木匠，但那没有现在自由。”吴作孚点头：“是这样，咱们国家等级森严，人人都长着一对狗眼。其实，我最喜欢的也不是做生意，而是修自行车，你懂我的意思吧，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修得能骑，真的很有成就感。”

后来又交往过几次，算成了熟人。这天他直接找到了宿舍，掏

出一个包裹着的東西，說：“一向請您幫忙，您都不肯要報酬。這次，就算是饋謝的禮物了，不會再推辭吧？”然後他點了一根煙，仰面朝天躺在屋裡唯一的沙發上。

方子郊厚著臉皮說：“那我就盛情難却了。”說完，忍不住笑了。

吳作孚道：“有什麼好笑？”

方子郊說：“不是為這個笑。而是想起了念書時一件軼事。”

“哦，我想听听。”

方子郊就講：“我有一個同學，非常饞，誰有飯局都要去蹭。有時說好了AA制，他也完全同意，臨到付賬，卻假裝沒帶錢。甚至有一次主動提出請客，最後又把全身摸遍，說很抱歉。班上沒人討厭他。有一次一韓國留學生請同室某同學吃飯，他堅決要求跟去。那同學不得已，只好帶上他。到了飯店，主人來迎接，不認識他，很愕然。他却上前拱手說，盛情難却盛情難却。”

吳作孚笑了：“沒想到你們讀書人也沒廉恥。”

方子郊道：“還好吧。比起你們商人，應該比例小些。再說學生嘛，肚裡實在沒油水，饞一點也是正常的，還不到沒廉恥的地步吧。”

吳作孚大笑：“那要怎麼看，您把廉恥的範圍縮小了。”

聊了一會，他說：“我這次來找您，倒是有個重要計劃。我想建一座書院，給我的員工提供一個修身養性的處所。”

方子郊詫異：“吳總還有這樣的雅興？”

吳作孚說：“是這樣，我這些年在外做生意，跟港台生意人接

触，看见他们雅致的信笺，文绉绉的修辞，非常惭愧。所以这些年，我也逼迫自己读点古书，有来公司应聘的，谁读的古书多，我总是优先录取。我听人说，古人有在家乡或者名胜之地办书院的习俗，所以一直也想尝试，将来公司员工培训开会，都可以到书院来做。不过我文化水平不高，对书院应该怎么装饰，收藏些什么书，还不大了解，希望您来帮我出谋划策。您放心，报酬是一定会有的。”

现在的世道真是莫名其妙。方子郊对国学并无兴趣，也不认同国学这词。无论什么，一旦用“国”字修饰，总有点可怕，国色、国宝、国术、国粹……，不是带着被人赏玩的感觉，就是想塑造不能反对的形象。国学，不单有上述毛病，内涵还不清不楚。他当初选择历史研究这行，纯粹缘于审美，古典汉语确实优雅，唐诗宋词，堪称人类文明的宝库。但除此之外，却没有什么可佩服的。经常有人义愤填膺地指责他：“古人的思想都是糟粕？那你还靠它混饭，不要脸。”他只能反驳：“犯罪也要人研究，你就权当我研究古人犯罪吧。”有些性子稍宽和的则语带讽刺：“沉浸在犯罪研究中，应该很痛苦吧？”他回答：“也不然，记载这些罪行的语言，有的非常优美，如果你是研究大便秘的生理学家，只关注那些精美的仪器就行了。”

“在哪建？”方子郊问。

吴作孚眯着眼，仿佛陷入了沉思：“本来想建在我家乡，但那在东北的一个厂矿，我家，则还在离厂矿本部很远的一个储藏库，荒无人烟。现在厂矿早倒闭了，前段时间我回去一趟，房屋还在，

水泥道路还在，电线杆还在，树还在，但一个鬼影都没有，完全成了一座死城，好像发生过核灾难。你说，你有什么好选址？最好是有青山绿水的。”

方子郊想起了自己家乡，只是有点偏。他刚一开口，吴作孚就说：“偏不怕，现在交通这么发达，有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况且只有偏的地方，环境还没破坏，适合读书。你有空回去帮我考察一下，拍几张照片我看看。书院建好，我们员工都要去度假，对当地经济也有促进作用。”

想起能在家乡的村庄建一个书院，方子郊兴致盎然，他向来艳羡西方童话中的深山古堡，可以构想出多少瑰丽的传奇。中国的乡间，则只有农田烈日，猪圈厕所，他遐想了一瞬，蹦出一句：“你这书院一定要建结实点。”

吴作孚道：“这你尽管放心，到时我会亲自去监工，我不是处长，不拿回扣。”

方子郊笑了，脑中出现一幅图画：一栋三层的楼台，矗立在湖泊对面的山包上，被高高的围墙包裹，高耸粗大的绿叶伸出围墙，遮天蔽日，围墙外则是一圈圈路灯，道路平整洁净，道边篁竹森森，幽然世外。自从在北方市定居后，他日渐讨厌城里的喧嚣，那来来往往忙碌的车流，似乎永远不会歇息，让人恐慌。它们为何不知疲倦？它们到底要折腾到什么时候为止？就在这钢铁洪流中，只要有块空地，就能看见一簇老头老太群舞，空气极端污浊，仿佛夜空飞舞着无数灰尘大的小虫，路灯被它们的身体散射，发出淡黄色光圈，衬着旁边烤羊肉摊的黑烟，人影若隐若现，宛如群魔。方子

郊心惊肉跳，收拾一下心境，才知道自己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小镇，人不多，但家家都有树木参天的庭院，有电灯电话汽车，最重要的是家家都有藏书。秋天的时候，街道上满是枯黄的落叶，不需要打扫，秋风掠起它们，在空中飘荡，久久不落。此刻，坐在楼上的人，放下书卷，瞥一眼这样的景色，胸中不知泛起多少要眇的情怀。这才是人生，值得一过。

方子郊问：“你要我做什么？”

吴作孚说：“写一些对联，一篇书院记，我要立个碑，镌刻在上面，要文言的，这些难不倒你吧？”

方子郊思忖，似乎可以勉强凑一篇。主要是，他对这个计划很感兴趣。

“反正这事就委托你了。”吴作孚最后郑重地拍拍他的肩膀，站起来：“我还有事，很快有一桩大买卖要做，完成这件事，我就彻底轻松了，大师说的。”说着夹起皮包，走了。

关上门，方子郊打开礼物，竟然是件小小的木俑，制作精美，身上绘着一套绕襟曲裾深衣，上面是深绿色和浅红色的花纹，像葡萄或者什么藤状植物的枝蔓，花纹中一只只信期鸟跃跃欲飞。一头乌发也是漆绘的，两千多年了，依旧乌黑油亮。最重要的是木俑的眉目，风格写实，眉毛弯曲，鼻子小而挺直，嘴唇饱满鲜红，非常美貌，不像以前所见的那样粗制滥造，更没有那种诡异瘆人的气息。大概跟木质有关。普通木俑，一般质地是杨木或者杉木，太廉价，经不起二千年岁月的摧残，干皱得像袋装红枣，于是以它们为形托的男人和女人，面目也狰狞恐怖，仿佛是因为忍受不了两千年

来和尸骨相伴的愤懑，才变成那样。

但眼前这个不是。

吴作孚说是从一个小型战国墓葬中出土的，还是别人送的。方子郊从未亲自参与古墓发掘，但究竟看过不少考古发掘报告，目睹过无数照片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精美的木俑，他隐约觉得，这有点不同寻常。

他把木俑拿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不是一般的木头。他不懂这些，恐怕得请木材专家来鉴定，不过他猜可能是楠木之类。楠木很硬，用它来雕刻木俑，太费事了。墓主是个什么人呢？一个小小的低级贵族，他为什么会随葬这么一个精美的木俑？方子郊很好奇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这类问题通常是没有答案的。不过这次有搞清楚希望，因为吴作孚说，墓中东椁箱的淤泥里，还有几支竹筒，已经一支支请摄影师拍了照片。

这个只有真人的三分之一大小的木俑，关节还可以活动，全身上下都刨制得非常光滑，能看见交错的指纹，也许并不是挖它出土的现代人的指纹，而是墓主的指纹。它一定是墓主的心爱玩物。两千年过去，主人尸骨已朽，白骨零落，而木俑还光洁如新。方子郊躺在床上，望着皎洁的月光投入窗纱，在墙壁上印出树叶扶疏的影子，不禁吟了一句唐诗，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

这样嗟叹着，他跌进了梦乡。

四

云梦泽轻烟弥漫，直到早晨的太阳爬起来，越爬越高，将它们驱散，于是那些活泼的麋鹿们开始一个个露出清晰的轮廓。泽边的青草像上好的垫子，非常饱满，一脚踩下去一汪清水。这个泽，楚国人又称之为“湄”，又有水又有泥又有草的地方，就叫湄。泽边树木高大、细长、挺拔，像一支支箭，仿佛要射向天空；或者说，是一簇簇射向地面的箭，树叶就是箭杆末端的羽毛。泽边矗立着一座高台，那是楚王的游宫，又叫“渚宫”。泽横跨几个县，最近的一个叫云梦。

打完猎的楚王一挨到枕头就睡着了，侍候在门外的宫女成群，不敢说话，只是用眼神和嘴角互相交流。房间里面，一阵阵粗重而欢快的呻吟时时飞出，她们觉得奇怪，推举为首的一个去打探。那个女孩偷偷拉开门帘，捂住嘴，转首低声告诉大家：“君王睡得好好的，大概在做着春梦。”于是一列微笑同时绽放在她们脸上。

他确实睡得特别好。他的谥号叫楚顷襄王，但他能做梦的时候，大家当面都称他“君王”，自称“仆”，无论是楚国人，还是外国人。外国人不多，但隔几天也要见一批，有秦国的，有齐国的，有魏国的，甚至还有巴国的。他最不愿意见秦国的，一见就想

起他父亲，那可怜的家伙死在秦国人手里，一个拥有五千里国土的王，竟被骗到秦国去，从此软禁起来。可怜的王曾经逃亡，都已经逃出来了，如果赵国人肯打开城门，让他借道，就能逃脱。但赵国人不喜欢他，又害怕秦国。于是他只好继续沿着驿道逃命，结果被秦国人重新捉回去，这该有多么愤懑？就这样气死在秦国。他活蹦乱跳地出国，回来时变得比门板还硬。他得到了一个谥号，全称“楚怀王”。“怀”，就是悲伤的意思，他当得起这个谥号。

秦国人真是霸道，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，他们的兵太厉害，太凶悍。

醒来后，他首先接见了秦国的使节，之后忍不住吩咐近臣：

“快，把左尹给我叫来。”

左尹昭佗很快来了，他的脸色看上去似乎不好。楚王一下子就看出来了，他说：“左尹君，你生病了吗？那你该留在京城。”

那个面色蜡黄的人本能地捂住左上腹，又赶紧放下：“君王，没有病，可能吃得太饱。谢谢君王关心，不知君王召仆来有什么事。”

楚王说：“我觉得你瘦了。哦，我做了一个梦。”

“肯定是美梦，君王。”

“你的眼光不错。”

“因为君王神色非常喜悦。”

“没有这么简单。”

昭佗有些迟疑：“君王……”

楚王的脸既兴奋，又有一点不安：“你不知道，这个梦非常

逼真。逼真得就像是亲身经历，我一生中，从未做过这么真切的梦。你大概以为我夸诞，不，一点都没有。我也曾做过很逼真的梦，哦，不，确切地说，我以为那些梦也非常逼真，因为我曾经被它们吓得心惊胆战。然而一旦醒来，我就记不清细节，仿佛露水见到清晨的阳光。但这次的梦，就是我亲历，梦里的人，似乎就坐在我眼前。她身上的玉佩，有多少种，甚至具体的系法，我都一清二楚。我现在就可以复原。”他突然举起一张白色的绢，上面画着一串玉佩。

“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”面前的左尹有点迟疑。

“有什么说法吗？”

“《占梦书》上说，梦境如绘，栩栩如生，大吉。不知君王具体梦到了什么？”左尹的嘴角微微一笑，其实他已经猜到了差不多的内容。

楚王突然有点忸怩：“不怕告诉左尹君，我梦见了一个神女。她长得太美了，你是我的近臣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我们在床榻上做了那件事，我为什么说这个梦过分逼真呢？主要还是因为做了那件事，我从没有那么快乐过。你没亲身经历，绝不会相信。对了，把屈原叫来，我希望他能写一篇赋，描绘一下我的梦境。”

“屈原已经在去长沙的路上，君王不是将他流放边境了么？”

“那宋玉呢？”

“宋玉留在淑郢，没有随君王来。”

“景差，景差总在吧？”

“也没有。他去出使巴国了。”